

上世纪八十年代,医科的大学生多数都读过大师黄宛教授和吴宁教授的书籍。在国内,那是该领域有关心电图最早的启蒙教材。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学子们聆听着他们的精彩演讲,膜拜着他们的学识。

而今,两位大师都已作古,他们的学识连同他们的爱情一样都成为不朽。

黄宛教授早年留学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五十年代初,祖国最亟需人才建设时返回国内,即任职于中国协和医院内科。协和,被誉为中国最正规、最严格的医学院校。严格的培训制度,各种疑难复杂病例不断锤炼着协和医生严谨的专业素质;同时如履薄冰的压力,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医学大师。

每一天,那些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教授

们,夹着公文包,早早到达医院,开启一天繁忙的工作。寥若晨星的女教授们,总是穿戴整整齐齐,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她们永远是协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医学,从来就是一种传承。每一次的教学查房,从实习医生、住院医师到

你是人间四月天

汪芳

各级主任和护士都有序跟从、聆听、记笔记。黄宛教授讲着一口纯正流利的美式英文,对于疑难病症的解析,他总是由浅入深,侃侃而谈一丝不苟,尽显出医学大家的风范。在莘莘学子中,一个优美娴静的姑娘,眼神一刻都不肯离开教授。她就是吴宁,是当年黄宛的女学生。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医学院校少女,高才生;一个是留

美归来的青年才俊。其实,吴宁心里早生情愫。可是,比吴宁大三岁的黄宛早有家室,膝下儿女双全。

“文革”期间,也因为此,黄宛被批斗改造,派遣到边远地区。万水千山的阻隔,多少年的动荡漂泊,彼此杳无音信。尽管吴宁也结婚生子,但是,他们内心彼此牵挂,从未相忘。正值吴宁教授盛年、事业顶峰的时候,她担任着协和内科的大主任。她毅然解除了自己的婚姻。当年,人们议论和诟病着她的决定。吴宁却说:“一份情怀,我迄今都不能忘却,选择逃离自己的婚姻,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在黄宛教授八十岁的时候,与疾病抗争多年的黄夫人去世。吴宁亦是满头白发的老人,六十七岁。协和大院的银杏树不再是生机盎然的绿色,对于他们俩来说,生命已不再怒放。

在中国北京第一届介入年会上,吴宁教授获得了终身成就奖的殊荣。也就是那时,他们宣布了婚讯。

在庄严的婚礼上,黄宛教授深情地牵着吴宁的手,眼睛里满是泪水。人们见证了历经千辛万苦的爱情,无不为之动容。

曾有诗人用这样优美的诗句,描述了那天的黄宛教授:“趁着我这暮年的肢体还不曾僵透,也趁着我衰老的心灵还能清醒地去感受,我会用夕阳未瞑的余光,可允我许你一

辽宁本溪行

胡中行

游辖下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

关门山色美,大地郁葱葱。乱石纵横里,野花深浅中。丛枫蕴晴宇,峭壁立天聪。无以报明府,羊汤尽一盅。

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山色极美,古意盎然。与同行的姜县长边游边聊,清风徐来,心旷神怡。此地枫林极美,但时令不对,红枫未红,故曰丛枫。杨靖宇曾率部驻于山中,天聪,皇太极之年号也,此为清朝发祥之地。明府,古县令之别称。羊汤,此地之名菜。我从不吃羊肉,今为报朋友之深情,端起羊汤一饮而尽。

本溪水洞

暑期游水洞,入洞两重天。身颤棉衣薄,舟行巨柱悬。三光足变化,万象舞翩跹。恍惚在仙境,其中玄又玄。

游本溪水洞,当天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排队入洞时,大汗淋漓。进得洞口,一股冷气袭来,裹棉衣始可入,洞内气温应在10摄氏度上下。坐船游洞,洞极深,来回近一小时,十分过瘾。其中悬柱嶙峋,灯光上下;水珠滴面,神清气爽。我游此洞的第一感觉就是,本溪水洞集天下洞穴之大观,游此洞,是为“观止”也。

访祝真玄道长

驱车访道长,白鹤降云岚。不醉三杯酒,难忘一席谈。歌诗随口出,病痛用心参。待到金秋日,重来听老郎。

道长善诊治病,访者络绎。他也爱好诗词,随口而出,如山间白云,灵动自然,不受羁绊。末句之“老郎”,老聃、郑子也,孔子曾师之。

场你一生的等待?”

两位中国心血管研究领域的泰斗携手走到一起,终成眷属。曾经俊男才女,从风华正茂的青涩,等到他们都已经儿孙满堂。超越了半个世纪,他们心心相印,也推动着中国心血管医学的发展,并且走向了辉煌。

此后,在北京协和的大院里,总能看到一对老

者,在夕阳西下的傍晚,手牵着手,踏着秋日的金色落叶,缓缓漫步。吴宁教授总是牵着黄宛的手,脉脉含情。

无论是国内外的学术讲座,还是旅行外出,他们一天都不曾分离。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年多的光阴,直到黄宛教授九十一岁时,在平静安详中离世。

在人间,你就是人间的四月天,是盼望,是爱。在世界的彼岸,你们依旧琴瑟相和,脉脉含情。

他们对于医学卓越的贡献,连同他们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堪称学界的经典传奇。

处暑

一川

天高云淡偶飞雨,吐絮棉花风里舞。处暑发威热煞牛,不时握手秋猛虎。

想起来就苦笑的那个夏夜

伊人

有人借“谈情说爱”,搞得乌烟瘴气,所以我们这个特别行动队要去管一管(大致意思如此)。

然后,分发给每个人一顶藤制安全帽,一根圆形长木棍,然后出发。单位离外滩不远,走十来分钟就到了。然后分头“行动”,我跟小俞、小余分为一档。

这时长堤由北而南,已是人墙透迤,他们大多数成双成对,想必都是情侣。不过那时不叫“情侣”,上海人发明了“敲(kao)定”一词,指称已确定恋爱关系的年轻男女。眼前的一一对对“敲定”并非而立,彼此略有寸距,既不紧挨着,又尽量节省空间。他们面对着黑暗中灯火闪烁的对岸,江风习习,私语窃窃,对背后出现的“行动队”浑然不觉。

“行动队”岂能无行动?于是有人出手了——“敲定”中有搭肩的,搂腰的,或头靠近一点的,便走上前去,拍拍人家肩膀,严肃地:“注意一点!”……要是这种行动出现在后来的日子,很可能遭白眼:“神经病!”甚至惊叫:“花痴呀!”但当时“敲定”们看到戴藤帽的,除了“注意”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三个在一边看着,终于没勇气“行动”,因为觉得“蛮蠢咯”(挺傻的)。那就走走吧——于是,头顶藤帽,肋挟长棍,作巡视状。走了一个来回,觉得这样“也蛮蠢咯”,我们便找个僻静处,把藤帽扣在地上,屁股坐在上面,嘎起了三胡。

忽然,听到一阵异样的声响,我们忙拾起棍帽,循声而去,只见一位队友正跟人争着什么;队友指责那年轻女子“穿晒裤(睡裤)出来”,意思是这有点不正经,那女子弱弱地反问:“穿晒裤有啥不可以吗?”……周围的人平静地旁观,没有显出帮哪一方(平心而论,那时“敲定”们穿得还不算“出格”,没有超短裙,更没有如今流行的热裤)。僵持了一会儿,女子和同来的男子悻悻离去,那队友似乎也有点悻悻然……

海关大楼响起钟声,不早了,该“凯旋”了。我和小俞、小余走在后面,拖着木棍,有一种“铩羽而归”的感觉。



烟雨相对

(中国画)

沈一波

看到手机里跳出的高温预警,我并没有太惊讶。这个夏天我已经经历了太多40℃以上的高温,逐渐习以为常。五点出门的时候气温已经接近35℃的样子,我一点也感受不到夜晚带给城市的凉意。好吧,这是新的一天。

在停车场里给车子做例行保养是公交车驾驶员的早课。发动车子时我瞟了一眼车厢里的电子温度计,42℃,好的,至少它还在显示。昨天早上六点的时候电子显示器上是一片空白。我知道那是因为车厢温度超过了45℃,这时它就会拒绝显示,好像知道我看了会胸口发闷。我拿出早上装好的喷瓶,一边啃包子一边决定:先拖地,然后再考虑要怎么用我的秘密武器,但愿它管用。

早出场的公交车通常都很干净,因为晚上收班时必须打扫卫生,所以早上拖地其实不是为了卫生而是为了降温。打空调的同时拖地,挥发的水分会快速带走车内的热量,这是

很实用的物理常识,这至少比单打空调降温快上30%。昨天有一个乘客因为上车的瞬间车内的空调没有让他凉得“嘶”一下而质疑我空调打得不足。所以,虽然夏季车内的温度标准是23℃,但通常我都会打得更低一些,虽然这让我在开车时必须穿长袖衬衣,而且会感觉颈椎硬邦邦凉颧

地疼。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公交车上的出风口设置得比较隐蔽的缘故,乘客会因为看不到风就觉得热。所以昨天我在午饭的时候去站点隔壁的文具店里买了一卷米黄色的细缎带,在车里的每个空调出风口上绑上一小段,这样一来车厢里的乘客就能看到风了。

拖地的时候水不能过多,否则到站点的时候地板干了就容易滑。好,终于可以显摆我的秘密武器了,它是昨天晚上给女儿洒花露水时想到的,当时她跳起来喊凉,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夏天用薄荷叶泡水来擦席子或是洒

在衣服上,感觉就特别清凉。睡觉前我去采了一大把薄荷叶泡水,喷壶里的就是薄荷水加花露水,我本想用它擦座椅,可女儿建议我像喷香水一样地洒一些在车厢里,所以我打算都试试。

等我折腾完这些把车子开出场地的时候制服衬衫已经粘在我背上从热乎乎变成冰冰凉了。一边开车一边算,从场地到始发站的路程是5公里,大概需要十五分钟左右。昨天我测了一下中午下班休息四个小时以后车厢内的温度是60℃,单靠空调降温的话,降到30℃需要的时间大约要五十分钟。目前刚过五分钟车内的显示温度已经到了32℃,除开早上气温不算太高的因素,貌似这些七七八八的招数对于快速降低车内温度还有点用。我想等到中午的时候我得再拖一下地,洒一些薄荷水来试试。

这算是斤斤计较,鸡毛蒜皮么?新投入线路上的纯电动车最

长续航里程是250公里,空调打得猛了,电耗自然就大,最近的高温天就有好几次电池存量不足需要回场站充电,这样就肯定要拉长营运间隔了。42℃的天,谁没事会出门呢?有事出门却等不来车,换了我也是会生气的。

哪怕最小的细节也应该去试试,这是我师父带教我的时候最喜欢念叨的话,她是个女司机,所以我也被搞得有点……但她节油节能都很牛,所以我也就很牛,我拿过全国公交车节能减排标兵比武的第一名。练兵练的是极值,就像今年的高温就算算是极值,对付极值其实一点也没有窍门,就是想到什么,哪怕再细微也都去试试。不要觉得这个一定有用才去做,而是什么都要去。就像高温天的清凉,你说不清楚什么地方会有什么感觉就会让乘客觉得很清凉,也许是一段飘动的带子,也许是一丝薄荷花露水的味道……

家乡的西瓜酱味道最醇厚、最持久。

消暑图

消暑图

一位朋友乘“英国航空”航班时遭遇“被”降舱,不胜沮丧(见7月30日“星期天夜光杯”《真诚与虚伪》)。读后,我也回忆起自己乘飞机碰到过的一些麻烦事。

1983年10月,我去美国参加技术培训。那天在芝加哥参加美国设备供应商举办的午餐会,下午要乘飞机去旧金山以搭乘明天的“中国民航”回上海。午餐会开得有点长,培训团团张工程师焦急万分,生怕耽误了航班,不能赶回旧金山,这样次日就不能按时回国,这可是触犯了外事纪律的大事啊。

美国主人似乎是知道了张工在担忧什么,他要我翻译给张工说:时间是足够的。再说,万一赶不上航班,改乘下一班不就行了吗?芝加哥往返旧金山的航班每天有十几班呢,今天晚上你们肯定能在旧金山的旅馆里睡觉。

其实张工是有理由焦急的,1983年的时候,中国的民航业还落后,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往往每天只有一班飞机,错过了,就要等第二天再飞了,殊不知,美国航空业发达,飞机航班的次数就好比上海公共汽车的次数一样多。

2006年,我去美国开会,会后,我去新墨西哥州的盖洛普看望一位美国朋友。盖洛普是一个仅有三千人口的小城,位于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交界处,在美国属边远地区了,需要先飞到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州最大城市)再开车3个小时。我从纽约乘达美(Delta)公司的航班,到亚特兰大时飞机要停留半小时,我走出飞机去找一家“星巴克”休息一下,等到回飞机时突然被告知飞机有故障,要换一架飞机去阿尔伯克基。

走过好几个登机口,我在调换的飞机上坐定了,忽然想起我的手提电脑包包还在原来飞机的机舱行李架上,机舱的门快要关闭了,这下子糟糕了,电脑里还有不少文件是我到旧金山拜访客户要用的。我立即向乘务人员报告了这个情况及我的窘境,乘务人员记下了我朋友在盖洛普城的地址,向我确认在24小时内会把我的电脑包送到盖洛普。

第二天早上我刚起床,就看到窗外有一辆标有Delta的汽车在渐渐靠近我们的屋子,我的电脑包终于如期而归了,航空公司的后续服务,还是值得称道的。

最近我乘飞机碰到的烦恼事更是匪夷所思。那天,我夫人、我和三岁孙女从旧金山飞圣地亚哥,我事先订了中舱出口处三个人在一起的座位,付了座位升级费。在登记乘机时被告知,这次航班因故调换了飞机,由原来的A320换了一架较小一点的A319,座位将在登机口签发,结果,我们得到的座位是机舱的最后一排,三个人在一起,但是伸腿的位置小多了。乘务员一再向我们道歉,还送了一架玩具飞机给小孙女,我们虽然很不愉快但也认了,好在飞行时间只不过一个多小时而已。

第二天,我决定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投诉此事,航空公司很有礼貌地听取了我的抱怨,答应全额退还座位升级费,但是他们坚持说于理于法航空公司都没有错。原来,乘客预订座位并付了钱,并不能保证你一定会得到这个座位,在购买机票时,乘客就接受了购买机票的附加条款(所谓“霸王条款”)——航空公司有权最终决定你坐哪个座位。很显然,对乘客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顺利、安全的飞行更重要了,那么,偶尔发生的换飞机、换座位,忍受一点“霸王条款”带来的不快,或许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乘飞机有烦恼

周炳揆